

香港教育學院

2014–15 年度

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（四年全日制）

學術研究（CHI 4900）

學科研究論文

論黃仁達〈四百擊〉的輕逸書寫

學生姓名：施偉諾（Sy Wai Nok）

學生編號：

就讀年級：4

課程編號：BEd（CL）

導師姓名：白雲開博士

完成日期：18/5/2015

## 第一章 緒論

### 1. 研究動機

時下學生寫作，往往流於堆砌修辭、濫用套語，只懂書寫應試文章而失卻文學性。黃仁達（1955—）的《放風》非未經雕飾，然其文字仍可予人從容之感，胡燕青（1954—）亦謂讀《放風》時「不知從哪兒又檢回了幼時候單純的閱讀興味，和那種被開拓的感覺。」<sup>1</sup>對此書大加讚賞。此外，《放風》一書成就非淺，不單曾獲第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獎，亦被教育局列入「中六中國文學名著選讀簡介」，為中六學生學習文學創作的模範。由此可證《放風》為香港文學中一本重要的散文作品，極具研究價值。

以往雖亦有學者、作者分析黃氏的《放風》，然其中多以突出刻畫人物之質感為重點，縱有提及、嘉許《放風》之輕逸語言風格，卻鮮有重點論述此語調之形成過程，故這點有拾遺補漏的探討空間。

### 2. 文獻回顧

有關香港文學的嚴謹學術文章始終不多，卻有不少作者於文學期刊點評《放風》。而「輕盈」，似是他們對《放風》的評價。如胡燕青：

更難得的，大概是他給讀者帶來一種輕盈但質感清晰的知覺。<sup>2</sup>

許迪鏘（？—）：

本書另外的一半主要是人物素描……如果先前說的一半是抽象畫的話，那這一半走的是寫實的老路，但筆法仍是輕盈的，是寫意而不是工筆。<sup>3</sup>

許迪鏘與胡燕青皆指出《放風》在具質感描寫之外另有輕盈之感，胡氏更結合黃仁達日常表述，呈現了黃氏對語言運用的態度，說明他不要做「（文字）把玩主義者」、也不認同「不做文字『老油條』就必然滿紙砂石」，進而歸納出「沒有痕跡才叫做高明」<sup>4</sup>。兩位雖然未有進一步呈現黃氏形成輕盈語調的過程，但卻指出他對語言的運用有一定追求，足見《放風》之語調乃刻意追求的結果。

陳子謙（1976—）則試圖以文本分析，結合敘事學理論，將《放風》的〈四百擊〉定位為以「無我」敘述作主導，間中滲入「有我」主體意識，並許其為現文散文其中一部重要作品。陳氏指出現代散文以「有我」精神為主，講求融入作者親身經驗，而黃仁達未有直接以此道行文，反代入不同人物角色，以人物本位思考，隱藏自身主體意識，而重點是黃氏可「好好發揮敘述者與人物之間的

<sup>1</sup> 胡燕青：〈御風如放，放而成風——讀黃仁達的散文集《放風》〉，《文學世紀》，2003年第二卷第三期總第12期，頁77。

<sup>2</sup> 胡燕青：〈御風如放，放而成風——讀黃仁達的散文集《放風》〉，頁80。

<sup>3</sup> 許迪鏘：〈天成與歷練——兩種風格的示範〉，《文學世紀》第2期，2000年5月，頁58。

<sup>4</sup> 胡燕青：〈御風如放，放而成風——讀黃仁達的散文集《放風》〉，頁80。

微妙距離」<sup>5</sup>，故可於文字間形成獨有語調。陳氏雖未有深入探討〈四百擊〉之語言風格，然其中對〈四百擊〉敘事聲音的論述，可作本文的參考，本文則可進而探討黃仁達在此敘事聲音的基礎下，如何呈現其他論者引述的輕盈語調。

### 3. 研究方法

本文主要以文本細讀的方法，結合卡爾維諾（Italo Calvino, 1923–1985）於《未來千年備忘錄》中的輕逸（Lightness）書寫理論，分析黃仁達於呈現基層精神面貌之時，在各層面營造輕盈風格的方法。且鑑於《放風》一書分成〈四百擊〉<sup>6</sup>與〈畫外音〉<sup>7</sup>，當中〈畫外音〉主要為黃氏藝術觀點的論述，〈四百擊〉則以人物描寫為重心，故本文將以〈四百擊〉為論述對象。

## 第二章 輕逸（Lightness）的呈現

卡爾維諾在他的講詞中引用到米蘭·昆德拉（Milan Kundera, 1929–）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：

如果永恆輪回是最沉重的負擔，那麼我們的生活，在這一背景下，卻可在其整個燦爛輕盈之中得以展現。但是，重便真的殘酷，輕便真的美麗？<sup>8</sup>卡爾維諾以此作例，提出「輕」與「重」的對比，這是主題上的輕。他認為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當中雖然提及了「輕」，但這種「輕」並不能反映現實的真正重量，包括捷克那困苦處境，而這一切「於須臾之間都要顯示出其令人無法忍受的沉重的本來面目」<sup>9</sup>，故「輕與重」其實一直在角力。但兩種力量並非矛盾，反而更似互相依賴的關係<sup>10</sup>。人只有洞識沉重後，才可體會「輕」；反之亦然。

他進而指出：

語言的鬆化，使意義通過看上去似乎毫無重量的語言肌質表達出來，致使意義本身也具有同樣淡化的濃度<sup>11</sup>、

文學是一種存在功能，追求輕鬆是對生活沉重感的反應。<sup>12</sup>

語言上的「輕」，是作者面對現實態度的反映。由現實的「重」到書寫的「輕」，

<sup>5</sup> 陳子謙：〈如入無「我」之境？——論黃仁達〈四百擊〉系列的敘述聲音〉，《香港作家（1998）》，2004年06期，頁7。

<sup>6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1-130。

<sup>7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131-297。

<sup>8</sup> 許鈞譯，米蘭·昆德拉著：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，上海：上海譯文出版社，2010，頁5。

<sup>9</sup> 卡爾維諾著，楊德友譯：《未來千年備忘錄》，社會思想出版社，1994，頁6。

<sup>10</sup> 卡爾維諾：「在這裡，我們應該記得，正因為我們明確知道事物的沉重，所以關於世界由毫無重量的原子構成這一觀念才出人意表。同樣道理，如果我們不能體味具有某種沉重感的語言，我們也就不善於品味語言的輕鬆感。」，見《未來千年備忘錄》，頁15。

<sup>11</sup> 卡爾維諾著，楊德友譯：《未來千年備忘錄》，頁17。

<sup>12</sup> 卡爾維諾著，楊德友譯：《未來千年備忘錄》，頁28。

會淡化現實的沉重感，可以令讀者相對容易接受書寫的對象，但並不代表現實真如書寫般轉「輕」。這一種「輕」，是作者的主觀選擇，有助營造卡爾維諾口中，別於現實沉重的質感。

卡爾維諾在論述的過程提及到人物行為的輕、描述主題的輕、意象的輕以及語言的輕等層面。而胡燕青評黃仁達語調有一種「輕盈但質感清晰的知覺」<sup>13</sup>，當中的「輕」實可與卡爾維諾之論述相通。結合以上對「輕」的論述，實可將其分為：「主題的輕逸」、「意象的輕逸」與「語言的輕逸」。本文第三章將以此三方面分述黃氏〈四百擊〉。

### 第三章 建構輕逸的方法

〈四百擊〉內所寫的人物都是低下階層，比如：搬運工人、清潔工人，甚至乞丐，也就是最懂得卡爾維諾書中「現實的沉重」的一班人。一般作家描寫這些對象時，不免營造略帶沉重的氣氛去烘托其形象。然而，黃仁達本人雖曾說：「創作就是想像力加經驗」<sup>14</sup>，但同時，他也指出不喜歡「把輕巧的變得沉重遲滯」<sup>15</sup>基於強調「生活經驗」的藝術觀，他沒有避開人物的困苦生活不寫，而文中的輕逸，則是黃氏主觀選擇的呈現方式。以下將分述〈四百擊〉中，幾個營造「輕逸」的手法。

#### 1. 主題的輕逸

黃仁達善於由根本處「異化」人物的行為與聯想，使人物從沉悶的工作中跳開，很多時自文本的命題已開始進行聯想、跳躍。這種「異化」的方向，由文本看來基本可減輕所寫主題的重量，故亦可視之為「主題的輕逸」。如〈騎士〉：

鐘聲響起，阿隆一擦 ZIPPO，一朵藍火飄上萬寶路，阿隆把拾球車駛出草坪，泛光燈下，盈萬俊高爾夫球綴在草場上，像一片綠色夜空，拾球車所到之處，球就會骨碌骨碌軋到車後的籃子裡，十來輛拾球車，在綠色夜空中追逐起來。<sup>16</sup>

上承之前阿隆自稱的「公主道小飛龍」<sup>17</sup>，阿隆主觀將自己在高爾夫球場上拾球的行為聯想成賽車，為自己沉悶的工作添上一絲樂趣，儼然馳騁的「騎士」，添上輕盈奔馳的聯想。同時，黃氏塑造背景為「綠色夜空」，拾球工人都在「追逐起來」，而非「工人晚上在球場拾球」，進一步強化輕鬆的聯想，使沉悶的工作

<sup>13</sup> 胡燕青：〈御風如放，放而成風——讀黃仁達的散文集《放風》〉，頁 80。

<sup>14</sup> 參鄭依依：〈黃仁達的創作觀與技法〉，《獨立媒體》，2013。

<sup>15</sup> 參林韻兒編：〈愛書人書架：「懶人」愛讀詩 藝術家黃仁達——細嚼活蹦語言激發想像〉，《明報讀書網》，2014。

<sup>16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3。

<sup>17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41。

得以點綴。

又如〈飛行歌手〉，以命題中「飛行」的輕逸寫鬆電燈桿工人：

人長大了，沒變成鳥，也沒開飛機，一年到頭就幹這個活：鬆電燈桿〔……〕  
這機器能把人升上去，但它不會鬆，正如飛機自己也不會飛呀！阿東心情一  
好，就唱起來：「太陽下山明天依舊爬上來，青春小鳥一去……」<sup>18</sup>

與〈樂手〉中，在文本最後方自沉重工作跳開的搬琴工人文叔有別，鬆電燈桿工人阿東從一開始就無視工作的界限，先想成為鳥，後想成為飛機師，認為兩者皆可以一邊飛，一邊唱歌。雖然他最後只成了鬆電燈桿工人，但他「飛」與「唱歌」的夢仍沒有改變。他乘機器上升，然後放歌，主動將音樂放進自己的工作。〈樂手〉文叔在文本開始的時候，認為搬琴是一件很吃力的事，作者方在最後透過加入音樂去淡化工作的重量；而阿東則自開始，就自行將工作的重量透過機器上升與放歌淡化，彷彿一開始就免去了沉重感。然而，黃氏在寫歌詞「青春小鳥一去」時，故意漏去了「不回來」，好像留下了一絲寂寞的空白，令人聯想到鬆電燈桿的平凡、無聊，為阿東補回了一點質感。

再如〈遊俠〉，以坦蕩逍遙的命題寫電車司機：

「閒靜」有多長？別人可能不懂，肥庚默默算過：大約三百五十呎。〔……〕  
肥庚每次經過，總把電車搖慢點，好享受每呎閒靜。四寶飯擱在駕駛桿前方，讓蓋子微微張著，飯香夾雜著豬頭肉鹹蛋香就順著風灌入鼻孔裡。這盒飯從墳場吃到商業區，一顆米都不浪費，末了還要從制服口袋掏出鐵茶匙，把鹹蛋殼仔細刮一遍，才算功德圓滿。<sup>19</sup>

陳子謙認為敘述者記肥庚「享受」閒靜、品味四寶飯，是一種諷刺。<sup>20</sup>然而在這裡，當黃仁達設身處地代入電車司機，他最想透過文本表達的，未必是控訴工作的沉悶。因為對於「無處可逃」的人，他們不斷控訴也無補於事，故敘述者帶出的，更可能是這些人物偷閒的一扇氣窗，如卡爾維諾所說：消解沉重感<sup>21</sup>。

故此，黃仁達會透過敘述者本身，將沉重、沉悶的工作轉化為「輕」，從而淡化本來沉重而嚴肅的主題。這一種書寫的方式更貼近「寫實」，亦於淡化的過程中，帶出一種黃仁達獨有的質感，將一切轉換成「輕」的視角。

<sup>18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3。

<sup>19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7。

<sup>20</sup> 陳子謙：〈如入無「我」之境？——論黃仁達〈四百擊〉系列的敘述聲音〉，頁 5。

<sup>21</sup> 卡爾維諾著，楊德友譯：《未來千年備忘錄》，頁 13。

## 2. 意象的輕逸

〈四百擊〉描寫的人物因為都是基層，從事的工作大多與「重」有關，不論是搬鋼琴、運英坭等。而當作者寫到運送這些事物時，往往必須提及其重量。然而，黃仁達卻以加入其實重量相對「輕」的意象，淡化這些工作的沉重。比如〈靠山〉的一段：

工友們吃飯時聊的不盡是馬經女人，只是談到種種施工問題時，沒多少人有接下去的興致。這兩天兩個年少氣盛的在爭論天平機手和英坭泵機手誰更粗心大意，旁邊的人早已開展了新的話題。阿冷伯抬頭看看天平和英坭接管，雲在悠閒地轉。<sup>22</sup>

不論是「天平機」、「英坭泵」還是「英坭」，都是極具重量的東西，身為運送英坭工人的阿冷伯應吃力不討好，難得午飯休息，本應好好喘息，身邊的工人卻在談論「施工問題」這相對嚴肅、具重量的話題。在這個情況下，黃仁達筆鋒一轉，沒繼續深化地盤物件，或是周圍氣氛的重量，反而寫「雲在悠閒地轉」，更於篇末寫工人復工，當工場一陣喧鬧、英坭源源運送上去時，阿冷伯又在看天，「雲還是悠閒地動著」<sup>23</sup>。黃氏在〈靠山〉中兩次在喧鬧的環境、沉重物件與話題包圍之下，寫阿冷伯靜靜抬頭望天，以雲的輕對比地盤物件的沉重；以雲的悠轉，對比工人的勞累；以靜靜抬頭的動作，對比地盤吵鬧的環境；以遠眺天空，一種空間的廣闊與高度，跳出沉厚的現實。此時，輕逸之感頓生。

又如〈樂手〉：

這時貨車正在爬上陡斜的司徒拔道，六七台鋼琴把帆布捆帶壓得嘞嘞作響。「這玩藝，真不是粗人玩的。」黑黑白白一大堆，曲譜子一放，就能敲出個調，別致是別致，可是辜嗎要造得這樣笨重呢？<sup>24</sup>

在「爬上陡斜的司徒拔道」的背景，「六七台鋼琴」<sup>25</sup>與帆布捆帶的「嘞嘞」將搬琴工的沉實質感更具體地表現了出來。文本至此描寫得極具質感，但予人感覺相對沉重了些，故黃氏又於文本末段添上了一筆：

文叔插下尾板插門，有節奏地敲打著頂篷鐵架，「督督、督督、督督……」司機換上倒車排檔，「DO RE MI MI RE DO」車斗慢慢靠上大廈石階。<sup>26</sup>

一反前面鋼琴「不是粗人玩的」<sup>27</sup>，文叔他們透過搬琴工獨有的節拍，敲出了自己獨有的音樂。而作者將倒車「督督」變成音樂的「DO RE MI MI RE DO」，

<sup>22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71。

<sup>23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71。

<sup>24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5。

<sup>25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5。

<sup>26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5。

<sup>27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5。

更具體地刻畫了這種音樂的存在。音符的彈跳，對比前面搬琴的沉重步伐，顯得輕逸不少，同時進而令文本整體氣氛由重轉輕。

不論是具形體的「雲」還是不具形體的「DO RE MI」節拍，本質上都是輕的。黃仁達在兩個文本中，皆先寫「重」，再加入「輕」的意象與之對比，猶如在滿布油煙的房間中開了一扇氣窗，淡化了整體的重量。

### 3. 語言的輕逸 —— 黑色幽默 (Black Humor)

據《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詞典》所載，黑色幽默即：

「以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和『荒誕』觀念作為基礎，通過奇異的手法，使荒謬和真實之間建立起一種似非而是的關係，揭示了當代西方社會的一部分本質現象。」<sup>28</sup>

簡言之，黑色幽默即一種荒誕而幽默地揭露社會現實的手段。這種技法源自美國六十年代出現的黑色喜劇 (Black Drama)<sup>29</sup>，乃由戲劇移植文學。作者於文本中運用黑色幽默，除了作為揭示時弊的方式外，也可在語言層面因幽默而淡化文本沉重感。

王良和 (1963-) 曾指出黃仁達對差利·卓別靈 (1889-1977) 有所偏好<sup>30</sup>，黃氏亦曾於《大姆指》中刊登紀念差利的畫，可證他對差利確有一定鍾愛。王良和在講座中，以〈城市傳奇〉為例：

翌日他(余老炳)在槍斃裡放兩顆玻璃彈珠，槍與地板永遠保持九十度，人即時登樣起來。銀行劫匪被捕時，那人笑得眼淚都迸出來了，銀行裡只有余老炳一個人明白劫匪為甚麼會大笑著被押走。<sup>31</sup>

透過突然斷裂的畫面，王良和猜想作者運用了電影技法，故意留白，引讀者自行得出「余老炳槍裡的玻璃珠跌出來了」這一結論。他由此指出黃仁達取材自差利電影，善以黑色幽默烘托人物悲慘境況。

然而，進一步論之，作者以黑色幽默描寫〈城市傳奇〉的余老炳，除了帶來詼諧滑稽感外，同時也藉此淡化余老炳角色的重量。故此，黑色幽默其實是作者在語言上營造輕逸風格的手段。

<sup>28</sup> 林驥華 (1951-) 主編：《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詞典》，上海：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1989，頁 143。

<sup>29</sup> 按林驥華主編《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詞典》，黑色喜劇即：

「從必須以極其嚴肅的方式處理的主題和情景中發掘幽默，從而以恐懼心理、被視為禁區的題材、受壓抑的敵對行為等作為開玩笑的對象。」(頁 143)

<sup>30</sup> 參香港閱讀城：〈深層閱讀的思維——王良和讀黃仁達《放風》〉，2006。

<sup>31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79。

可他（余老炳）蹲了幾天，半隻蛋都沒賣過——因為鍋子一直蓋著，任誰都猜不著他在賣甚麼。那鍋鹵水蛋他吃了半個月，勉強說得上沒有虧本，只是以後見了雞蛋都冒汗。<sup>32</sup>

以現實的角度觀之，自敘述者道明他做過數不清的行業，現在賣鹵水蛋又幾天都沒有生意時，實在可以窺視其生活之困苦——大概連三餐溫飽都顧不上。余老炳是一個在基層掙扎的人。他生活所包含的「貧苦」與「掙扎」是嚴肅的命題，若作者直接描寫這些命題，將為文章帶來無可挽回的沉重感。然而，作者以開玩笑的手法，從這些命題中發現幽默，以「天生是個樂觀派」<sup>33</sup>避開抱怨生活的沉重，轉而以「吃光雞蛋」此滑稽手段解決賣不去鹵水蛋的問題，更接以「以後見了雞蛋都冒汗」<sup>34</sup>進一步調侃他。接著，敘述者避開了余老炳轉工的枝節，直接在後句寫他當上了護衛員，工作雖換了，狼狽相卻沒改，連主管也覺得他「始終似土匪多過似護衛員」<sup>35</sup>，最後即使捉到了賊，也不知可否許他有功。作者再次以幽默筆法調笑，文本的焦點氣氛落在輕鬆的笑話中，未有立刻轉進嚴肅命題——「抒發愁苦」。不論什麼工作，余老炳均以失敗告終，縱然老實付出過努力，始終無法稱得上「稱職」。讀者讀到他失敗的經過時，往往會因其滑稽而發笑，黑色幽默故然揭示低下階層生活的困苦，然黃仁達選擇以此手段呈現余老炳的生活，更重要的原因乃伴隨黑色幽默而至的氣氛——透過輕逸語言營造無質的重量，以最輕而流暢的氛圍帶出困窘。

黃氏於〈外快號街車〉描寫了另一個「不喜歡怨天尤人」<sup>36</sup>的小人物。相比余老炳，Y.Y.何雖然只是個推銷員，卻多了幾分機智，如他「修讀完第七個『如何創造美好明天文憑課程』」<sup>37</sup>主動將自己的缺點「嘮叨」<sup>38</sup>，變成「幹勁」<sup>39</sup>。文本裡的Y.Y.何以充滿幹勁、自信，有時甚至過度有自信，認為自己快將要找到「人生第一桶金」<sup>40</sup>，更連想像一下，也要裝出帥氣的樣子：

Y. Y. 何就不自覺地摸出墨鏡架上，啊！那黃澄澄的金實在耀目得令人眼痛。<sup>41</sup>

他按自己的心意在星期天的電車找到了「目標」，以「完美」狀態打開對話匣子，正打算推銷，敘述者卻突然筆鋒一轉：

<sup>32</sup>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79。

<sup>33</sup>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79。

<sup>34</sup>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79。

<sup>35</sup>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79。

<sup>36</sup>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15。

<sup>37</sup>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15。

<sup>38</sup>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15。

<sup>39</sup>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15。

<sup>40</sup>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15。

<sup>41</sup>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15。

「蛤姆衣」也堆起一個南太平洋式的陽光微笑，一把拉住 Y. Y. 何：「恭喜你！你可能是我今天第五個幸運顧客；我得向您介紹一套『社交妙法 100 種』課程……」<sup>42</sup>

Y.Y.何的身份立刻由推銷員變成了「顧客」；一個推銷員遇上了另一個推銷員，兩者都不懷好意地微笑，想在對方身上以「層壓推銷」<sup>43</sup>獲利。此文本的黑色幽默，在於 Y.Y.何修畢奇怪的社交課程，卻沒能令生活有半點改善，而自負而虛偽的人，最後遇上了另一個「自己」，弄出笑話。這個過程是荒謬的，卻形象地突出了推銷員對金錢的貪婪，以及態度的虛假。與此同時，卻也流露了小人物對生活委曲求全，只可掩蓋真感情的苦況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以上的觀感只在讀畢文字後慢慢釋出，而非在閱讀的過程中立刻呈現。黃氏透過輕逸的語言拖慢了讀者對人物深入評價過程，將之修飾為無重的笑話，引導讀者必須在深層、內核的敘述層慢慢建立評價、發現人物的真實生活。

然而，不單低下階層，黃仁達以黑色幽默書寫的對象，還包括〈慣匪〉有盜竊習慣的富人、〈儀式〉中對藝術有執著的雕塑家、〈半山物語〉溜狗的外傭等等。黑色幽默是〈四百擊〉中一個重要的命題，在於黃仁達善於透營造輕逸自然的表層敘述，引導讀者漸漸發掘深義，不著痕跡。而建構這種輕逸書寫之目的，則將於下一章分述。

## 第四章 建構輕逸書寫之目的

### 1. 消解現實沉重

胡燕青評《放風》，第一句稱之為「沒有壓力的好書」<sup>44</sup>，這並不是因為黃仁達只寫輕鬆、無關痛癢的東西，《放風》之所以突出，在於它以寫實為基礎，取材自生活經驗，特別是基層的生活，但它卻可以予人一種無重、輕鬆的感覺。

再引卡爾維諾的話「追求輕鬆是對生活沉重感的反應」<sup>45</sup>。如果黃仁達不以特別的手法經營文本，純粹直寫，記〈靠山〉<sup>46</sup>與〈樂手〉<sup>47</sup>的汗水；〈騎士〉<sup>48</sup>、〈遊俠〉<sup>49</sup>與〈飛行歌手〉<sup>50</sup>的工作苦悶；〈城市傳奇〉<sup>51</sup>與〈節目〉<sup>52</sup>的生活潦倒，

<sup>42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15。

<sup>43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15。

<sup>44</sup> 胡燕青：〈御風如放，放而成風——讀黃仁達的散文集《放風》〉，頁 76。

<sup>45</sup> 卡爾維諾著，楊德友譯：《未來千年備忘錄》，頁 28。

<sup>46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70-71。

<sup>47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4-15。

<sup>48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2-13。

<sup>49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6-7。

<sup>50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40-41。

<sup>51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78-79。

<sup>52</sup>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頁 110-111。

其實也可表達同樣的內層敘述核心——現實中人們的困苦生活。但是，這樣的文本必然予人無限的沉重感，當一個個故事完全表露自身無法承受的沉重，整本書或會令人不欲觀之。

現在黃仁達以輕逸的語言塑造了〈四百擊〉的表層敘述，當中記載的看似一個個滑稽故事，但事實上文本的內層敘述核心並未因而改變。「輕」的只是故事看上去的重量，而人物的實質卻未有因此變輕。黃仁達以輕逸書寫消解了現實予人的沉重感，卻保留了當中的質量。

## 2. 強化質感

許迪鏘回想黃仁達的話，指出舊的事物不等於髒，質感之營造可出現於舊物因日以繼夜使用，而形成的一種光澤。<sup>53</sup>胡燕青口中「輕盈但質感清晰的知覺」<sup>54</sup>，或多或少，其實與黃仁達塑造的「光澤」有關。

本文以探討黃仁達之輕逸書寫為題，而非黑色幽默，實在於輕逸書寫所牽涉的範圍較大。誠然，如陳子謙所言，敘述者一般傾向站在文中弱勢主角的立場，間或會作出諷刺<sup>55</sup>。但是，這並不等如文本中的輕鬆、喜劇效果皆盡然為諷刺、控訴而出現。黃仁達善於觀察，主張以親身的經驗入文，而非以寫作理論導入。這種書寫傾向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強調了「質感」。而黃仁達的質感並不停留在「人物有多苦」的層次，他透過〈四百擊〉表達的，更是「現實中的人如何生活」。

既牽涉這個命題，他就必須同時帶出「人」在刻苦的同時，如何放鬆。王良和在講座中指出，黃仁達將書命名社《放風》，在於他相當喜歡囚犯「鬆一鬆」的「放風」動作<sup>56</sup>。所以，要更具體呈現人物的質感，除了展現他吃苦的一面，也要描寫其「放風」的時刻。

不論是〈樂手〉文叔「DO RE MI MI RE DO」的敲打音樂；〈飛行歌手〉阿東在高處放歌；〈遊俠〉電車司機的享受四寶飯；〈騎士〉阿隆以高爾夫球車追逐等等，其實都能抽空自己、放鬆心情的「放風」動作有相近之處。而這些動作，在繃緊的都市生活與沉重工作壓力之下，實屬必然的出現。故這些輕逸的語調並其引發的行為，實有強化質感之效，使文本多添幾分「光澤」。

<sup>53</sup> 許迪鏘：〈天成與歷練——兩種風格的示範〉，頁 57。

<sup>54</sup> 胡燕青：〈御風如放，放而成風——讀黃仁達的散文集《放風》〉，頁 80。

<sup>55</sup> 陳子謙：〈如入無「我」之境？——論黃仁達〈四百擊〉系列的敘述聲音〉，頁 5-6。

<sup>56</sup> 參香港閱讀城：〈深層閱讀的思維——王良和讀黃仁達《放風》〉，2006。

## 第五章 總結

總括而言，以寫實為主的文本並非少數，然這種文本往往不能免去卡爾維諾口中「現實的沉重」，進而被拖累，使文本從一開始就成了沉重的「石頭」<sup>57</sup>。黃仁達〈四百擊〉雖以寫實為主，取材真實生活經驗，敢於揭示現實中低下階層的真实生活，然文本並未因而變成「石頭」，仍可保持「放風」的輕逸感覺，實有賴作者以「輕」的角度觀照事物，從而塑造輕逸的表層敘述。不論是黑色幽默，還是其他種種，在黃仁達眼中，來自不同藝術的井水，都是同一種水<sup>58</sup>。而這種水所養出的，是他以輕寫重的特殊觀照角度，取物之輕，而不改其質。由此觀之，黃仁達的《放風》於寫實的主調中，實屬極優秀的範文。

---

<sup>57</sup> 卡爾維諾著，楊德友譯：《未來千年備忘錄》，頁 2。

<sup>58</sup> 參：方娥真：〈自成氣候〉，《文學世紀》第 2 卷第 3 期，2002 年 3 月，頁 81、黃仁達和葉輝：〈《放風》與蒙太奇——設想一位不存在的寫者／畫人春風吹又生〉，頁 73-74。

## 參考文獻：

- 《聲韻詩刊》編輯：〈跨界趣談 黃仁達專訪〉，《聲韻詩刊》，2011年創刊號，頁67-72。
- 陳子謙：〈如入無「我」之境？——論黃仁達〈四百擊〉系列的敘述聲音〉，《香港作家 (1998)》，2004年06期，頁2-7。
- 方娥真：〈自成氣候〉，《文學世紀》第2卷第3期，2002年3月，頁81。
- 胡燕青：〈御風如放，放而成風——讀黃仁達的散文集《放風》〉，《文學世紀》，2003年第二卷第三期總第12期，頁76-80。
- 許迪鏘：〈人情練達——談散文〉，《作家》第11期，2001年8月，頁94-98。
- 許迪鏘：〈天成與歷練——兩種風格的示範〉，《文學世紀》第2期，2000年5月，頁57-58。
- 許鈞譯，米蘭·昆德拉著：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，上海：上海譯文出版社，2010。
- 黃仁達：《放風》，香港：素葉出版社，1998。
- 黃仁達和葉輝：〈《放風》與蒙太奇——設想一位不存在的寫者／畫人春風吹又生〉，《文學世紀》，2002年第二卷第三期總第12期，頁72-75。
- 教育局：〈中六中國文學——名著選讀簡介〉，2012，檢自  
<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curriculum-development/kla/chi-edu/resources/lit/reference-materials-f6-xuandu-jianjie.html>
- 卡爾維諾著，楊德友譯：《未來千年備忘錄》，社會思想出版社，1994。
- 林驥華主編：《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詞典》，上海：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1989。
- 林韻兒編：〈愛書人書架：「懶人」愛讀詩 藝術家黃仁達——細嚼活蹦語言激發想像〉，《明報讀書網》，2014，  
<http://reading.mingpao.com/cfm/BookSharingFocus.cfm?mode=details&iid=1219>
- 唐睿記錄：《能飲一杯無》，《香港文學》2004年1月號，頁15。
- 聞雪姬：〈創作空間①——黃仁達畫室〉，《越界》，1993年54期，頁31-36。
- 香港閱讀城：〈深層閱讀的思維——王良和讀黃仁達《放風》〉，2006，檢自  
[http://www.hkedcity.net/library/common/video\\_player/index.php?url=http://apps.hkedcity.net/media/play/6337/640/505/chi/true/0/bc333f1f776d7b737173d333b3eb2a6b16ec91daf8c9124444f0319e7b5a3f91b47163d598b2f57962ec5460b474cb1c209aca523a3574b0a4749ebeb1ec2b4](http://www.hkedcity.net/library/common/video_player/index.php?url=http://apps.hkedcity.net/media/play/6337/640/505/chi/true/0/bc333f1f776d7b737173d333b3eb2a6b16ec91daf8c9124444f0319e7b5a3f91b47163d598b2f57962ec5460b474cb1c209aca523a3574b0a4749ebeb1ec2b4)
- 鄭依依：〈黃仁達的創作觀與技法〉，《獨立媒體》，2013，檢自  
<http://www.inmediahk.net/node/1018252>